

膚淺的快樂

降》，我哭哭笑笑，看得津津有味不能停。跟朋友在聖誕市集偶遇一個不知名樂團的現場演奏，我們手舞足蹈地跟一班年輕人在台下激動歡呼了好久，還差點衝到後台去索合影；後來才知道這個樂隊在IG的粉絲都還不過萬。膚淺嗎？無所謂。快樂就好。

明白主觀膚淺的不可避免，所以才會更小心地想要更加客觀理性。因為知道自己可能會以貌取人，面試時我就會提醒自己要更加留心關注那些能夠體現思想和性格方面的特點。因為知道自己對那些語言文字表達不夠出眾的同事缺乏耐心，我會提醒自己要格外給他們多一些時間。同樣，當別人對我熱絡殷勤或者冷淡敷衍時，我也會告訴自己無需介懷，無論他們對我第一印象的好壞喜惡，都只不過是他們的主觀判斷，我只關注解決問題和達成目標。

細想一下，热播劇好比過眼雲煙，讓人入腦印心的感悟其實並不多。流行樂團的現場表演又勁爆又溫暖讓人心潮澎湃，我卻很快就對那些旋律和表演印象模糊。

當「家」作為神話時



▲《阿凡達2：水之道》電影海報。

資料圖片

代的嬉皮士而言務實得多。這也讓這個人物變得更加難以讓人信服，最後走向「人設」崩塌。

上半年的《奇異女俠玩救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同樣講述了一個關於家的故事。不過和《阿凡達2：水之道》不同的是，這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東亞家庭，而聚光燈所聚焦的不是父親，而是母親。就像回家過聖誕是所有美國英雄故事的終極訴求一樣，家就是東亞社會永恆不滅的神話。不然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就不會如此「叫座」又「叫好」。《奇異女俠玩救宇宙》和《小偷家族》一樣都講述了一個與幻想息息相關的故事，彷彿意味着東亞家庭的出路只有依靠烏托邦的力量。《小偷家族》裏各個社會邊緣人之間的羈絆比是枝裕和的另一部以家為題的電影《海街日記》還要魔幻，但無礙於我們領會是枝裕和的核心精神：血緣並不是組建家庭的必需品。甚至可以說，血緣反而是綁架情感的枷鎖。因為《小偷家族》裏的每個人都是被血緣家庭驅逐的人，而他們在非血緣的類家庭關係中獲得幸福。

《奇異女俠玩救宇宙》是一個從頭

到尾都圍繞血緣家庭講述的故事，而這一點實際上具有非常濃厚的華人文化色彩。從華人到加拿大修鐵路的歷史開始，血緣就是華人社會的根。楊紫瓊在《奇異女俠玩救宇宙》中飾演一個穿梭於各個宇宙之間，變換各種人生角色的女性，她曾一度是拯救世界的女俠，然而最後還是要做和女兒、丈夫和解的母親及妻子。這部電影的敘事形式體現出蓬勃的想像力——雖然從後現代文化的角度來看，一切並不新奇。然而這部電影儘管有一個新穎的外殼，它的內核依然保守。東亞家庭所寄託的解放，從來都不是解放家庭，而是解放內心。楊紫瓊透過平行宇宙中的穿梭，活過了不同的人生，最終仍是溫水煮青蛙，無法抵達任何革命性的力量。影片所講述的華裔家庭故事，早就是六七十年代華人創作的小說中常見的主題。穿越宇宙，變換身份更像是一種阿Q精神勝利法，和《阿凡達2：水之道》中的傑克一樣，均呈現出一種對尖銳的現實問題的逃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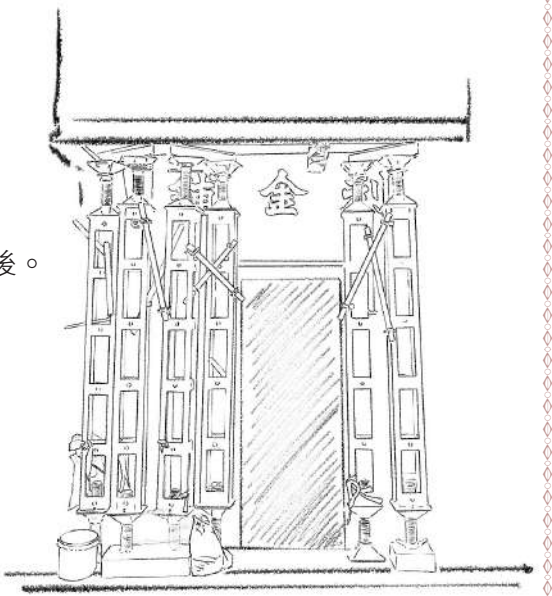
《飯戲攻心》是另一個關於家的故事。這個故事發生在香港，扮演「父親」角色的「大哥」一再堅持守住舊屋，守住父母留下的「家產」，實際上也是守住記憶，召喚昔日香港文化與精神的堅持。不過，影片在篇幅過長的三角戀和大量段子、笑話中游移不定。這讓家的故事成為一個局限於「小時代」的大雜燴，放棄了微言大義的寓言表達。

而且，和《阿凡達2：水之道》以及《奇異女俠玩救宇宙》並無差別的是，《飯戲攻心》的主角面對真正的問題時，也在不斷地「逃」。「逃」到最後，依然是「逃」回「家和萬事興」。概覽二〇二二年的三部關於家的電影，顯而易見的是，當家的敘事依然是某個神話時它已經不能呼喚出更強的想像力了。或許，只有當家不再是一個神話，對家的想像才能真正地重新開始，尋找新鮮的可能性。

時地人

梁貝爾

頂天，立地，以後。



二〇二三，迎上前去

二〇二二年第二十二屆卡塔爾世界盃，在阿根廷隊與法國隊上演一場堪稱經典的冠軍爭霸戰後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阿根廷隊在美斯的帶領下，最終以點球擊敗法國隊。法國隊衛冕夢碎，惟雖敗猶榮，在兩次落後下不退不棄，力戰到底。靠着一眾替補上場的年輕球員，向阿國隊施予強攻猛擊。神奇小子麥巴比更大演帽子戲法，於下半場及加時下半場，先後攻入三球扳平，但最終點球飲恨沙場。不過法國年輕球員們前途無可限量，下屆世界盃於美加墨比賽必會有更好發揮。美斯不是也曾與冠軍擦身而過？如今靠着堅持不懈的拚搏，終於以阿根廷隊長身份接過大力神盃與眾隊員站在冠軍台上興奮呼喝。想來有美斯帶領的阿根廷隊捧盃，也是很多球迷的美好願望，看着球王前兩屆於高歌猛進後失望而歸，總希望他能如願一次。這次阿根廷奪標，還在阿根廷激動的民眾為國家隊贏得冠軍，數日來都湧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共和國廣場上慶祝狂歡，電視所見萬人空巷，舉國歡騰。

隨着世界盃的曲終人散，二〇二二年也近尾聲。感謝世界盃於一年的最後一個月，將人與人的距離拉近了。在今年世界人口已衝破了八十億大關之際，觀看本屆世界盃直播人次就已達一百零六億，觀看最後的阿法冠軍爭奪戰直播的，也有近三億人。筆者大膽試想那些在戰事中的人，是否也能看到這一場直播比賽呢？其實，在歷史上也曾經有過一些雷同的事例，那是在一九一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交戰的英德雙方在破曉後的聖誕節當日，走出戰壕，自發性的停火息戰，並舉行了一場足球友誼賽。如今世界也正是希望通過經典傳世的世界盃足球賽，將世界盃的精神人性、尊重和包容傳遍全球。

二〇二二年，中國「虎」年。



如是我見

陳中威

了最後一位親兒女王的「短命」女首相，這個冬季真難過。新冠病毒已持續三年突襲全球，病毒在不停變種中傳播力劇增，但毒性則相對減低。唯其對人類的傷害性仍不容忽視。此刻世界各國大多已對新冠病毒採取放開措施。我國也在逐漸採取有序的防疫控疫優化政策，全國各地陸續取消了核酸強檢，核酸碼及行程碼等強制措施。不過在開放的同時也存在着許多感染隱患，尤其是在冬季病毒傳播的活躍期，長者幼小以至每一個人或單位等都必須做好嚴格的保潔防護，保護好自己家人，守護好社區城市。

寒冬年末，在告別二〇二二年之際，回想着過去整整一年所有的美好與失落，一切的如願與失望，還有久別重逢喜極而泣的握手與擁吻。人生在世經歷承受的就是此起彼伏的悲歡離合，看晨曦落日，等潮漲潮退。熱愛生命，鍾情生活，每一天感恩珍惜前行，而前行的路上必定有障礙與困難，甚至危機四伏，如何堅定不移，排除萬難，或許知易行難。二〇二三年世界局勢近憂遠慮，變幻莫測，俄烏衝突，台海風雲，世界各地同樣面對挑戰與機遇。追求和平穩定，全面擊敗疫疾依然是世人最大的心願。即使至陰至冷的一刻，依然滿懷信心，常存盼望。有時至陰絕非壞事，至陰更見天性與人心，而陰極之至，陽氣則始生。此刻或許振奮人心的不是到達，而是起始；愉悅雙方的不是相對，而是相思。送走絕望的冬天，迎來希望的春天，二〇二三，迎上前去。

人與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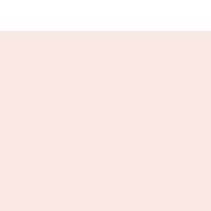
楊不秋

最近參加了一個商業演講的培訓，有提到成功的講者首先要為自己建立一個良好的第一印象。科學研究表明，人們只在短短的十分之一秒就

形成了對他人的第一印象，且第一印象通常很難改變。培訓師還說：人類就是如此膚淺，且常不自知。

膚淺，曾經彷彿不潔之物，令我避恐不及。比如，追劇是膚淺，閱讀是深刻；感官享受是膚淺，心靈震撼是深刻。朋友得知我的想法後，她問：誰說快樂必須是深刻的？膚淺的快樂，多快好省；既然膚淺就能快樂，為何一定要深刻？膚淺之樂，常伴有內疚之心，為膚淺的「不高級」而感到慚愧，所以隨之而來的還有內疚之樂（guilty pleasure）。反正都是快樂，為何要拒絕？我竟無法反駁。

於是，我開始直面膚淺，反正人本膚淺。我追了朋友力薦好久的古裝劇《琅琊榜》，還追了曾經大熱的韓劇《愛的迫



自由談

賴秀俞

時間已經來到二〇二二年末，不少影院將最後的籌碼放在《阿凡達2：水之道》上。怎料上映短短幾天，救市神話就破碎了。不只中國市場，這部電影的全球票房低得出乎意料。《阿凡達》的昔日光輝到底不再。技術的光環能風光一時，卻畢竟不是百試百靈的靈丹妙藥。阿凡達花了二十多億打造的肉身，最後還是倒在疲弱的故事上。

十幾年前的《阿凡達》象徵着電影技術的革命，十幾年後世界變了，占士金馬倫也開始眷戀家庭溫暖。和大量美國戰爭電影一樣，納美人頂着一張藍皮，上演的卻是白人中產階級家庭的團圓敘事。除了諷刺日本人捕鯨破壞生態環境之外，整部電影有且僅有「一家人要齊齊整整」。占士金馬倫自己消解了上一部開發的諸多議題，例如殖民與反殖民、健全與殘疾等等思考。傑克從原本背叛民族的反殖民英雄變成了只會讓孩子隱忍苟活的父親。曾經有多麼激進，如今就有多麼保守。占士金馬倫在電影中譴責抓捕圖鯢的人類，反覆用特寫刻畫人類的醜惡嘴臉，但是在傑克與他的大兒子共同擁有的「田園牧歌」式回憶片段中，他們同樣在捕魚——只是那條魚不是圖鯢，而是無名的普通魚類。捕獲普通魚類是少年成長的勳章，而圖鯢被殺則是生態災難。從這個角度來看，「水之道」的確是當今西方社會諸多意識形態的鏡子。雖然「水之道」和圖鯢的設定都有相當強烈的東方色彩，我們甚至不難讀出莊子的味道，但東方哲學未能彌補故事蒼白無力的缺陷，反而使人物的行為動機更加虛無。占士金馬倫念茲在茲的「水之道」，讓我們不由得想起六十年代歐美世界對禪宗哲學的追捧。只是昔日的「魅影戰士」，如今的父親傑克，相對於六十年

兩個情意結

王蕙玲是天才，沒有受過什麼編劇的專門訓練，但踏上這條路是必然的，用毛姆的話說，她在內心深處「仍然隱伏着多少世代前祖先的習性和癖好」。二十多歲的年紀，她一落筆就是大手筆，《追妻三人行》等膾炙人口的電視劇使她在八九十年代的台灣編劇界如魚得水，直至《京城四少》。

我感覺王蕙玲「一直思念着一處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處的家鄉」，那個家鄉其實就是新疆，電視劇裏稱回疆。霍小雪是回疆大將軍與回疆女子所生，天姿國色，為探得仇人線索，蟄居於京城妓院，她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

二〇〇一年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的《卧虎藏龍》，也出自王蕙玲之手，那時她已是李安的御用編劇。玉嬌龍愛上了新疆青年羅小虎，她一心想和羅小虎到新疆去。她和羅小虎最後一句對話就是「一起回新疆」。王蕙玲的新疆情結，從這兩

部影視劇驚人的相似點來看，是情根深種了。

還有一個情結是天才少女情結。王蕙玲無疑是天才少女，而她筆下的霍小雪和玉嬌龍也都是少年老成，胸中頗有丘壑。霍小雪從奶媽那裏得來武功秘笈，從幾歲起就

每天晚上悄悄練習絕世武功，而且把這個秘密埋藏了十幾年。而玉嬌龍呢，她的歹人師傅碧眼狐狸在影片最後說，一個女孩子，十歲起就知道偷偷在晚上精進武功，不讓任何人，包括師傅知道，簡直是成了精。這點和霍小雪也何其相似。她們都早熟、堅毅、看準目標絕不放棄。我想王蕙玲把這樣性格的女孩子寫了又寫，大概是她的私淑之情，而她懷念自己小時候早熟的性格息息相關。也許她就是在十歲時便偷偷在晚上看小說，寫東西吧。

這兩個情意結，渲染背景、製造氣氛，暗示作品的題旨和深意，體現出耐人品味的人間情懷。



文化什錦

侯宇燕



人生在線

尹 畫

新年將至。疫情之前，此時的商場裏會響起歡快的新年歌。人來人往，買新衣，赴飯局，人間煙火，沸沸騰騰。

今年此時，馬路上人稀車少，一些人居家辦公，一些人正躺在床上經歷着新冠病毒的侵襲。朋友圈裏陰霾密布，我的心情也暗淡無光。

拉開窗簾，陽光依然燦爛，彷彿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突然想，不如分散下注意力吧，買些紅紅火火的年宵花回來，給小家營造點新年氣氛，也借機調節下心情。年輕時，喜歡藍色、紫色這些夢幻的色彩。到了中年，方覺紅紅火火才是最有生命熱情和力量的色彩。

火紅的年宵花

意吉利。用細紅繩將中國結、小燈籠、利是封等裝飾品掛上枝條，頓時「蓬葦生輝」。銀柳被我擺放在客廳裏，它的生命力特別強，放幾個月花朵也不敗，這也是我愛買它的緣由。

網購時還看到一種植物，名叫「火棘果」，纍纍紅果，一見鍾情，立刻也下單兩枝。火棘果的葉子呈橢圓形，果子呈橘紅色，扁圓扁圓，像迷你的小柿子。掉下幾顆，不捨得扔，放在白瓷盤裏也是風雅。有一枚，表面有點坑窪，倒意外像個人臉，有鼻子有眼睛，化腐朽為神奇，着實有趣。

火棘果的其中一個別名叫：吉祥果。此名吉利，應時應景，眼下就需要一些紅紅的吉利東西來給心情提提亮。我將火棘果擺放在書房的櫃子上，配上一幅字：平安喜樂。往常裏，一句平安的祝福，很少會泛起心中的漣漪。如今，才深深懂得「平安喜樂」四個字的珍貴。手頭正在看《流浪的花朵》，遂想：這些紅果子千里



▲火棘果插花。

作者供圖